

## 第十四回 占高魁准擬快乘龍 尋舊約倒期驚去鳳

詞曰：

偶爾占三巴，便想揚州第一花。況是色香都長就，根芽。不怕夭桃不破瓜。  
誰道事還差，鳳去樓空啼暮鴉。驚得斷魂無一語，嗟呀，錦片前程浪滾沙。

右調《南鄉子》

話說王知縣看見甘頤，青年貌美，舉止風流，又動了一片憐才之心。欲要說起，因先問道：「甘兄既在揚州與敝座師，詩酒往還，則他令愛荊燕小姐才美之名，再沒個不聞之理了。」甘頤見問，不覺悵然道：「生員不但聞，而色香嗅味亦已淺淺深深，領略一二矣。」王知縣道：「既是如此，何不求為佳偶，庶不負上天生才之心。」甘頤道：「豈不反側願求！但每一自反，而孤寒遠人，又無貴重良媒，何以啟齒？」說到此處，因對著王知縣深深打一恭道：「惟蒙老父母大人，垂天地之心，書中微露一斑。故生員方得借此陳情，而邀貴座師隱然之許可。又明命努力功名。故生員遍歸，一為受聘，一為秋闈也。今乃又蒙老父母大人殷殷念及，深恩厚德，直不啻天地父母矣。」王知縣道：「天地生才甚難，而才之遇才又不容易，故本縣每恐失之。今以令妹之才，得配辛解慍之才，再以甘兄之才，得配了辛荊燕之才，便妹妹哥哥，姐姐弟弟，一雙兩好。今日之交婚，可成千秋之佳話矣。既敝座師與甘兄有了成言，容本縣再寫書去撮合，自如所願矣。甘兄只須拾兩闈之青紫，以為婚姻光，便萬全矣。」甘頤道：「蒙老父母大人，事外尚如此垂憐，生員切己，敢不努力。」王知縣又定了行聘之期，甘頤方才辭謝而出。正是：

天地生才原有倫，最堆得者愛才人。

若有愛才人撮合，何愁秦晉不朱陳。

甘頤別了縣尊來家，與母親妹子說知縣尊已定了行聘之日，並許與辛小姐做媒之事，田氏甚是歡喜。

到了行聘這日，縣尊果代辛祭酒，行了千金厚聘過來，鼓樂吹打，十分豐盛。知縣又吉服親自到門，甘頤迎接到堂，盛筵款待。因是父母官，又是前番審訟恩人，田氏率領著女兒甘夢，也親自出來拜謝。

縣尊看見甘夢，金鑲玉飾，比前青衣裝束，大不相同，更加歡喜。因對田氏說道：「令愛才美，固是出類驚人，而令婿才華，亦自不凡。今秋明春，定然同令郎高發，方知本縣不是孟浪。」田氏因謝道：「父母老爺的天恩，舉家也陳說不盡，也感激不了，惟有頂戴祝贊而已。」王知縣聽了大喜，略吃得幾杯，恐路遠，就起身去了。

甘頤見秋闈漸近，因閉門讀書。到了宗師科考，又是一名入場。到了入場之時，只得別了母親、妹子，到成都省中去赴試。論起來，甘頤還是初次入場，不期場中，只論文，不論老少。過了三場，候到揭曉這日掛出榜來，這甘頤竟高高中了第一名解元。

報到巴縣，先是王知縣喜個不了。再報到橫黛村來，田氏與甘夢又喜個不了。

甘頤在省中吃鹿鳴宴，謝座師，謝房師，會同年，又謝宗師，直忙了二十餘日，方得脫身回家。一到家，拜見過母親，又見過妹子，即到縣中來拜謝王縣尊。王縣尊接著，以為鑑賞不差，彼此歡喜異常。隨命送匾立旗桿，凡事過於加厚。

又過了些時，南場的鄉試報到縣中。王知縣看見辛發，也中了南場第八名亞魁，愈加歡喜。隨叫報人，寫了報條，報到橫黛村甘解元家來。

甘頤此時，正賀客盈門，忽又見一伙報人，擁進來報喜，俱驚訝不知是哪裡來的。不多時，眾報人將報條高貼在堂中報解元的報條一帶。大家爭看，只見上寫著：

捷報貴府令坦辛諱發高中南場鄉試第八名亞魁。

報人張才、李福。

甘頤看過，喜之不勝。忙入內報知母親與妹子，大家俱歡喜不盡。因問報人，何以得知？報人道：「是大爺差來的。」甘頤聽了，一面賞了報人，一面就來拜謝知縣。起先是一番賀客，如今又添了一番賀客，終日忙個不了。

卻說刁直，自從討了一場沒趣，便不好上門。後聞甘頤回家，就要上門修好。只因自家又加納了個三考外郎，見人也稱相公。見甘頤不過是一個秀才，也差不甚遠，故忍耐住了。不期到了秋闈，甘頤忽中了解元，十分動火。又見報人久知他與甘家是表親，報條都報將來。又不好回說不是親，卻暗暗的出賞銀，自家卻不好上門，心下甚是急躁。欲要老著臉，竟上門賀，又怕甘頤倚著舉人發作他。再三思量，並無計策。忽想到：「且待我在路上試他一試，討個消息，再作區處。」

因打探他進城的日子，竟立在街旁，候甘頤的轎子，將抬到面前，便走到街心攔住轎子，深深打一恭道：「愚表兄罪人刁直，懇求一面，不知大貴人還認得麼？」

甘頤在轎中突然看見，因想起他是母親同胞姊妹生的兒子，在轎前打恭，過不得意去。忙喝住轎，走了出來，用手攙住道：「原來是刁表兄，為何不著人先通報一聲，使小弟得罪。」因與作揖。揖罷，刁直就說道：「罪人下情，苦未上達。欲求至舍一訴其由，不知貴履可肯下臨？」甘頤道：「此處到府不遠，何不同步而去。」刁直道：「怎敢勞尊。」甘頤道：「書生步履之常，何勞之有。」遂同到刁家，叫家人送上一個表弟的名帖，又重新施禮。

刁直一面叫人治酒，一面就訴說道：「向因一時癡妄，得罪姨娘、表妹，故至今無顏，不敢登門。就是表弟大喜，日思走賀，恐遭斥辱，故不敢耳。」甘頤道：「母姨至親，怎說此話。就是金釵求親，止不過愛舍妹也，原非惡意。事又不成，彼此又無傷，往來何礙。」刁直聽了大喜道：「表弟之心，天也；表弟之量，海也。既蒙赦過，感戴不勝。」一面席完，送上酒來；一面又邀了幾個親鄰來陪。甘頤絕不裝腔，放量而飲，直飲到日暮酣然，方才謝別回去。

刁直到次日，又備了許多禮物來稱賀。甘頤與母親、妹子說知，囑咐前事休提，以禮相待。刁直又見招的女婿，也中了亞魁，回想前事，十分慚愧。又請姨娘、表妹相見。田氏偏領了甘夢出來見他。刁直看見甘夢，花嬌柳媚，綽約如仙，掩逗的心目中青黃無主，一句話也說不出，只作了兩個揖，就出來了。甘頤留他飲酒，直飲到午後，方放他進城。正是

至親原好又何修，若要修時便帶羞。

何不往來無話說，歡歡喜喜更綢繆。

甘頤因人事纏擾，直挨到十月盡，方得動身進京去會試。因與母親約道：「孩兒此去，若是不中，自然就回來事奉甘旨。倘托母親福庇，僥倖中了，便恐要在京中耽擱。母親、妹子，遠遠懸隔，實為不便。便要差人來迎請，或是上京，或是赴任。況妹子婚姻已在揚州，到蜀遠接，亦殊費力。」田氏道：「這個自然，且候你的捷音再處。」

甘頤又到縣中，求了王縣尊一封書，與辛祭酒求親，方才起身長行。一路上暗想道：「我幸已中了解元，又有王父母的書信，便開口去求，也不為非分了，況辛祭酒已有成言。」又想道：「求雖不妨去求，只怕成還未必便成。必須中了進士，方得遂心。然就情理揣度，辛小姐這等才華，再無個不嫁我，而又嫁他人之理。但黎青曾說，恐有意外之變。我想意外二字，尚屬虛慮，未必當得意中實事。」遂歡歡喜喜，催趕舟馬，曉夜前行。

不幾時到了揚州，船一泊岸，也等不得尋下處，也等不得見黎青，早先袖了王知縣的書，帶了王芸，一徑到辛衙來，指望相見歡然留飲。不期走到門前，竟靜悄悄不見一人。再走進大門裡去看，只見門旁貼著一張告示，上寫著：

光祿寺少卿辛為禁約事。

照得本寺，蒙恩超升卿貳，欽召進京。新中秋元，又進京會試。所有住宅，著家人小心看守，不許地方棍徒侵損擾害。如有此等情弊，隨即具稟府縣究治。看守家人，亦不得因而生事取罪。特示。

甘頤看了告示，方知辛祭酒升了光祿少卿，帶著兒子進京去會試了，心下早吃了一磴道：「他父子俱進京去了，這親事卻問誰求？」又想道：「他父子雖然進京去了，小姐自然在家，且進去問個消息。」因又走了入來，直走到廳門口，方看見老人家王祿，在那裡坐著曬日色。看見了甘頤，是認得的，因走起身來叫道：「甘相公幾時來的？」甘頤答道：「方才到，尚未曾起船。」王祿就說道：「老爺與相公俱進京去了。」甘頤道：「我看見告示，方才得知。但不知小姐還是在家，還是也隨老爺進京去了。」王祿聽了，白瞪了眼看著甘頤愕然道：「原來甘相公還不知道。」甘頤道：「不知道甚麼？」王祿道：「我家小姐已嫁與人去了。」

甘頤忽然聽見，就像聞了霹靂一般，竟將魂魄都震癡了。呆了半晌，方才又問道：「果是真麼？」王祿道：「嫁也嫁去了，怎麼不真。」甘頤道：「且問你嫁與甚麼人？」王祿道：「嫁與暴元帥的暴六公子去了。」甘頤道：「這等說是武官的公子了。小姐這等選擇人才，為何就肯嫁他？」王祿道：「說來也奇怪。那暴公子來考詩時，人人盡道決不中意。不期那暴公子止寫得三首舊唐詩，小姐竟看中了意，就和詩三首，許嫁與他。叫家老爺一時轉不過口來。那暴元帥又勢燄赫赫，叫本府太爺為媒，見小姐詩已許下，便立逼著娶去了。」

甘頤見王祿姓名、事跡俱說得鑿鑿有據，便氣得軟癱做一團，走也走不動，只坐了半晌，沒瞅沒睬方才走了出來。思歎道：果不出黎青所料。今去見她，必為她所笑。然一肚皮氣悶，除了她別無人可說，只得勉強走到磚街上來。

剛到得門前，恰好黎青出門撞著，便笑吟吟迎了進房去道：「還湊巧，再遲一步，便要錯過了。」甘頤雖也勉強支持了幾句話，只覺精神暗淡，顏色慘然。黎青看見因笑嘻嘻說道：「聞郎君已高占鰲頭，今又千里遠來，自應歡顏道喜，笑面言情。為何淒淒不樂？想定為聞了辛小姐嫁暴公子之信故耳。」

甘頤見黎青說著他的心事，不禁感觸，竟落下淚來道：「正為此也。這段心事，他人不知，須瞞芳卿不得。我為辛小姐，也不知費了多少心機，守了多少歲月，陪了多少小心，擔了多少驚怕，剛剛求得王父母一封書來，以為金屋可期，藍橋有望。不料盼到而今，而金屋早已無人，藍橋又忽淹斷，縱使心如鐵石，亦難為情。」黎青笑道：「此事若是確然，便怪郎君不得。今此事，以妾看來，不過移雲掩月，以騙聾聵之人耳。大有可疑，郎君何便深信？」甘頤道：「卿為此言者，寬慰弟也。豈有事已確然，尚有可疑之理。」黎青道：「郎君何以知其確然？」甘頤道：「暴六公子為婿，人已確然矣。知府作伐，媒又確然矣。笙簫鼓樂，萬耳萬目，嫁娶又確然矣。若疑辛小姐不願，而和詩三首，又已確然矣。有甚不確？」黎青道：「和詩郎君曾見否？」甘頤道：「這卻未見。」黎青道：「此事大有可疑。郎君初聞信，心志慌張，未及細察。妾為郎君察之久矣。且少飲一杯，待郎君神情稍定，然後容妾細道其詳，以撥郎君之悶。」

甘頤聽了，終只認做寬解之言，因謝說道：「多謝芳卿美意。只怕香醪縱美，不能解愁；快論甚奇，安能撥悶？然而卿卿高雅已銘五內矣。」

須臾酒至，不但黎青苦勸，而甘頤亦借此稍寬。只恨神情不暢，飲不得四五分酒力早已有七八分醉意。黎青因說道：「賤妾說此事可疑，郎君以為賤妾寬慰，故置之若罔聞。然此事實有可疑，故妾敢為郎君一剖也。」甘頤道：「芳卿既有所疑，請試言之。」黎青道：「且請問，郎君視辛小姐為何如人？」甘頤道：「辛小姐乃當今靈心慧性之才美女子也。又何待言？」黎青道：「郎君請忖度一忖度，這暴元帥的第六公子為何如人。」甘頤道：「人固不易知，然就事論人，他一個武官的兒子，縱有才學恐亦有限。」黎青道：「卻又來。況聞這暴公子去考詩時，又止寫得李太白《清平調》三章，並未曾自有一句。況又聞這暴公子，考詩時是一人，親迎時卻又是一人，則其無才詭譎可知矣。如此無才詭譎之人，而辛小姐靈心慧性之才美女子，選才幾許，閱人幾許，歷時幾許，略無一人目之人，而竟為暴公子三首唐詩，遂輸心服意，不顧父母，竟隨之而天南地北，不問所之，豈有是埋哉？即使辛小姐果愛其人，寓意於詩，而才人下筆，亦不過一字半字中微露其情。豈肯直書曰：『何幸仙郎意外逢』，又直書曰：『倘得吹簫乘鳳去』，又直贊其美道：『五陵公子姓名香』。為此者，不過別有權移，假此以快其心，使之喜而無察也。使辛小姐果然真為此詩以自媒，果真仰望斯人以終身，則是一不孝不智，無廉無識之婦人矣。郎君又何取焉？」

黎青一席話，說得甘頤恍然有省，豁然大悟道：「芳卿之論，深為有理。但恐辛小姐才美絕倫，誰無耳目？豈易挪移！」黎青道：「若論美，北人見慣肥癡，若睹南妝，裊裊娜娜，自易生憐。況辛小姐盛名之下，惟有誇張，誰敢道個不字。若論才，只要拿得筆動，便是大才子了。誰能識其中深淺，一發易於聳動。況辛小姐所遣之人，不是許飛瓊，定是董雙成，諒非等閒，安能與人識破。辛小姐不深藏金屋，即暫隱桃源，相會自有期也。郎君但當安心待之，不可作無益之悲。」

甘頤聽了，漸漸想出意味來，心下一喜，不覺連酒都醒了。因說道：「若據芳卿如此剖來，只恐辛小姐還藏在家裡，芳卿何不試往一探。」黎青笑道：「郎君何看得事情兒戲。辛小姐此事，乃偷天換日，干係不小。就藏在家裡，安肯見人？就是賤妾所言，只好你知我知，外人面前一字也露不得。走了消息，便要遭禍於她，斷斷不可。」

甘頤聽了，又驚訝起來道：「是呀，是呀。但只是鳳去台空，已無蹤影，而又畏首畏尾，不敢尋消息。縱使相公有期，而天長地久，等到何日？豈不令人悶殺！」黎青道：「妾聞赫赫之勢，從來不能耐久。再加以驕矜強橫，其敗可立而待。況其因戰危。」

週期，定有變故。郎君幸努力春闈，奪了會狀二元，完了功名大事，妾包管美滿婚姻，歡然到手。」甘頤道：「得如卿言，則是弟已死而復生也。」甘頤被黎青說得愁心變喜，悶臆生歡，又不知吃了許多酒。因吩咐王芸先回船去，自己留在黎家宿了。正是：

人情妙論應須信，達理微言自可聽。

聽到一天憂散後，幾回醉了又重醒。

甘頤次日起來，因對黎青說道：「卿之料事，吾所不及。又肯盡心竭慮，佐予之不逮，弟之感銘久矣，不在今日。此去倘僥倖成名，玉人尚在，果能遂願變男兒之志，則卿之美意，決不敢忘。三星在天，定當留一星之座以報卿。卿幸勿視我為虛言。」黎青聽了，不勝歡喜道：「妾一見郎君，即懷此志，然而自揣青樓賤質，又不敢作非分之想。後蒙郎君錯愛，得薦枕衾，又不忍自央蒹葭之倚。雖未敢明言於郎君，而一片眷戀之誠，想郎君亦已鑒察久矣。郎君若有虛言誑妾，不待今日，然而絕不蒙許可。今忽憐而見許，此必有感妾仰望之誠，念妾於歸之切而不忍辜負者，故慨許而不疑也。郎君一段真誠，可格禽魚。妾非禽魚，安敢復以為虛？葑菲有托，已不勝慶幸矣。」說罷，甘頤吃過飯，就要別黎青進京道：「辛小姐既不可問，我在此也無用。況歲雲暮矣，春闈之期漸近，只得要勉強行矣。」黎青道：「春闈期近，妾不敢強羈留郎君。但郎君此行，妾還有一言奉囑。」甘頤道：「尚有何言，願乞見教。」黎青道：「郎君到京，少不得要見辛公子。他父子少不得要對你說他小姐嫁公子之事。郎君聽了，千萬不可驚慌悲感，信以為真。若信以為真，他便道郎君無識，不知他女兒之為人，非知己也。又千萬不可微言嘻笑，道破其假。若道破其假，他又慮郎君口舌不穩，打破他盤中之謎，又生疑忌。凡有所言，郎君只宜唯唯諾諾而已。倘有求婚之書，竟自達上。倘有別議婚之事，竟以有聘辭之。使辛小姐聞之，自服郎君之有識，而又感郎君之有情有義也。」

甘頤聽了，大喜道：「何卿之論事，盡合機宜，真可謂女中之陳平矣，感謝感謝。」黎青道：「還有一言。」甘頤道：「更有何言？」黎青道：「郎君至京，倘辛公接郎君同寓，萬萬不可住在一處。」甘頤道：「得能親近，亦是好機，為何轉不可同住？」黎青道：「郎君不知。那暴公子住在京師，如今做了辛公女婿，自時時來往。郎君若住在一處，與他認熟了，後來做親，未免又多一番議論。莫若遠遠的生疏些，好做手腳。」

甘頤聽了，更加歡喜道：「卿怎麼就算到這個田地也。可謂心細於發，異日得朝夕相依，使我心腹中，又添許多智慧，真快事也。」說罷，黎青又取酒與甘頤送行。二人綢繆婉轉，只飲到痛醉，方才分手而別。只因這一別，有分教：功名得意，婚姻遂心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兩交婚小傳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